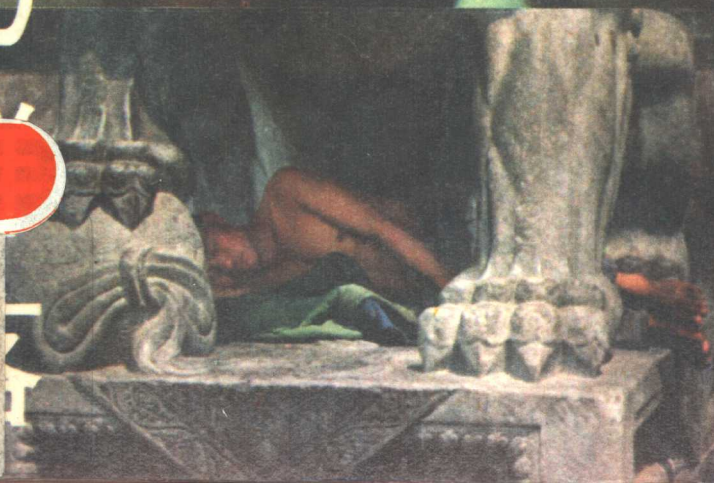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的乞丐



纪实文学丛书
刘汉太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

中国的乞丐群落

纪实文学 9

刘汉太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没人赡养的长者，无家可归的老妪，沉沦堕落的少年，卖淫为生的妇女，伪装行乞的越狱犯，大发横财的要饭“万元户”……由他们组成了神秘的乞丐群落。作者运用心灵的解剖刀，揭示了这块社会黑角的种种内幕，本书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《纪实文学丛书》第九本，系作者为联合国收容安置无家可归者年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。

中国的乞丐群落

刘汉太 著

*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常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2插页 175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0,550册

ISBN 7-5399-0032-6/I·29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76 定价：1.75元

责任编辑 周琳

中国的乞丐群落

——献给收容安置无家可归者国际年

序 言

社会是人的组合，人是社会的核心。

然而，在“平等”、“自由”和“博爱”的口号已经叫了几百年的世界上，人的等级仍然是那样森严，富有与贫穷的差别仍然是那样悬殊，“人祸”这个公害仍然与“天灾”并驾齐驱，时时侵扰向“天堂”进军的亿万生灵……象污染，酸雨，森林减退和土地沙漠化一样，乞丐是困扰全球的问题。乞丐的历史与文明的历史一样漫长。

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都没有找到有效地根治乞丐的灵丹妙药。乞丐——社会的弃儿，如同大地上的幽灵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徘徊。

纽约，被称为“天使之城”。凌空而起的摩天大楼和琳琅满目的橱窗鳞次栉比。耀眼的霓虹灯彻夜不熄，夜总会前车水马龙，爵士乐的靡靡之音夹杂着醉汉的叫嚣组成了特有的生活旋律。然而，就在这“铺金镶银”的街头，充斥着无数流浪汉，有的卖血为生，有的借酒浇愁，有的向行人乞怜，有的在救济餐桌前排成长龙……

埃及是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首都开罗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职业乞丐，八公里连营的公共墓区成了罪恶的渊薮，二万五千多名乞丐组成了都市中的王国。一名记者化装而入，试图摸清乞丐王国的内幕，结果他失去了一颗牙齿，一只耳

朵和一节小腿……

巴黎的地铁是当今世界的骄傲，但地铁里却是臭虫、蟑螂和老鼠的世界，不可胜数的乞丐在那里呜咽悲诉，弹唱乞讨和伸手抢劫。使地铁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世界。

有一回，中国一个访问团经过地铁，看到几个中年人在水泥地上作画。方格子里涂满了缤纷的颜色，《蒙娜丽莎》带着甜甜的微笑，《圣母玛利亚》的表情安祥而端庄。中国客人刚赞扬了几句，对方立即停下笔来伸手讨钱：“先生们，我是个流浪汉，借此度日，请赐点钱，谢谢，谢谢！”

日本的乞丐是衣冠楚楚的。东京街头，稍不留神，就会有人把手搭在你的肩上，男人风度潇洒，女人翩翩迷人，但都无一例外地是“拆白党”，首先是眉眼挑逗，随后是三度鞠躬，最后是开口“借钱”。倘有堕入情网者，必定人财两空。

雅典是旅游胜地，也是乞丐的天堂。到底有多少乞丐谁也说不清，反正他们的“人口”在不断变化，既有学龄前儿童，也有年逾七旬的老人；既有身强力壮的男人，也有温文尔雅的女人；还有曾是画家、学者……在一些人群熙攘的广场，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的乞丐。除了浓装艳抹的“花大姐”，还有引人驻足的奏乐者，长长的卷发，长长的胡须，嘴里含着一只圆号，或是一根萨克斯管：“先生们，小姐们，你要听我的曲子，请留下一顿饭钱”……

印度的耍蛇人是乞丐中的佼佼者。那蛇经过了专门的训练，能随着他的笛音跃动起舞，或上下游动，或左右顾盼，或交颈相吻，或翻腾娉婷，吸引得游人一遍又一遍抛下钱来……

国际劳工组织说，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无家可归或居住条件差。“大约有一亿人根本没有栖身之地——他们露宿街头、桥下、空地、小巷和门廊。”“第三世界的居住条件尤为恶劣，拉丁美洲有二千万儿童露宿在街头。”“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。美国大约有二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，据报道英国也有二十五万人之多”……

如同地球的诞生既产生了陆地，也产生了海水。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，乞丐就一直存在着，所不同的是，它们随着历史的变迁也在悄悄改变着自己的肤色和生存方式。

毫无疑问，中国也存在着乞丐。同四十年代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不同的是，今天的乞丐并非都是无家可归者，而他们的存在，也并非完全因为贫困。

他们是新的土壤上滋生的新型乞丐。

他们的存在完全不同于昔日的乞丐。

他们是一些新的畸形人（身体的和精神的）。

如果你外出旅游或漫步街头，便会见到他们的身影，一个个衣衫褴褛却招摇过市，举止猥琐却麇集文明场所，扭曲的脸庞笼罩着悲哀，肮脏的黑手远远地伸到你的面前——

“可怜我，给点吃的吧！”

“求求你，给点儿钱吧！”

那手，本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，人征服自然，服务社会的武器，然而现在，却成了寄生、犯罪和污染的媒介，属于自身又不属于自身的机械物，多么可怜的悲剧！

你细看那手，有的染满灰土，与垃圾无异；有的轻轻颤栗，如风中的芦苇；有的无力地下垂，是缺乏自信力的象征；有的掌心大张，显示着贪婪；有的鹰爪般钩曲，一副凶残的样

子；也有的翻来覆去，如毒蛇般狡猾；有的双手合十，似在向上苍祷告；有的合盖朝下，如翻沉的小船……

据说，手是人脑的延伸，心灵的图腾。

乞丐的手本身就是一个世界，一具寓言式的抽象品。

从那一双双畸变的手，我们能够透视社会，透视人生。因此，对乞丐问题的关注，不仅是民政部门、慈善机构和社会学家的事情，更是关注社会和人生的文学工作者的责任。

是的，凡是每个有着善良同情心和强烈责任感的人，都会对人类的乞丐现象进行探索并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一九八二年，联合国一致通过决议，规定一九八七年为“收容安置无家可归者国际年”。

在“国际年”里，笔者愿和大家一起，对中国土地上的乞丐现象进行探索。

一份有关广州市乞丐情况的调查报告，赫然列举着这样几个数据：

1983年	10858人
1984年	11213人
1985年	12662人
1986年1—4月	4104人

数字是定量分析的依据。

广州的乞丐是中国乞丐群落的一个缩影。

这影子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：

一方面是生产发展，经济繁荣，一方面是乞丐人数增加——多么矛盾的现实呵！

社会主义既然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矗立的大厦，它还残留着旧社会的某些痕迹，是不足为奇的。

乞丐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，产生它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贫困。

除了社会原因之外，我们还应该探索乞丐——人的本身。

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，我们的责任是寻求新的解答。

纪实文学丛书要目

中国农民大趋势
中国西部大监狱
秘密战争中的女性
蓝光突击队——世界特种部队秘闻
乒乓启示录——庄则栋在「文革」中

上官云珠
阴阳大裂变
将军卷进漩涡
中国的乞丐群落

封面设计：速泰熙
摄影：刘肇胜
赵伟
速泰熙

目 录

序 言	[1]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部 奇异的“茨冈”部落

第一章 “拉兹”的奇遇	[1]
第二章 王国的内核	[14]
第三章 无羁的旅行	[24]
第四章 求乞的钥匙	[39]
第五章 野蛮的生活	[47]

第二部 漂泊中的女性

第一章 女乞丐，一个谜	[57]
第二章 汪洋中的小船	[60]
第三章 是天使又是魔鬼	[71]
第四章 沉 沦	[78]
第五章 伤 痕	[93]
第六章 良知之光	[103]

第七章	醒来吧，女人	[110]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三部 变形文化搜奇

第一章	歌 谣	[113]
第二章	传 说	[120]
第三章	怪 癖	[124]
第四章	节 日	[128]
第五章	娱 乐	[134]

第四部 乞丐心态录

(十人自述)

第五部 乞丐与社会的冲突

第一章	世俗与生存	[165]
第二章	文明与退化	[177]
第三章	个性与病态	[187]
第四章	制约与沉浮	[195]
第五章	现实与忧思	[205]

第六部 与乞丐打交道的人

第一章	梦游者与未眠人	[215]
第二章	钓鱼者与上钩人	[225]
第三章	收容者与逃亡人	[231]

第七部 走向新生活的人们

(故事十则)

尾 声	[256]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部

奇异的“茨冈”部落

第一章 “拉兹”的奇遇

——新来的成员——古怪的黑话
——塔式的王国

羽毛相同的鸟，自会聚在一起。

——亚里斯多德

要揭开乞丐群落的神秘帷幕，莫过于寻找它的“入口”。

当我们沿着“入口”走进那漫长幽深的“隧道”，叩开那灰色的“大门”，我们慢慢就发现了那地下王国的正在上演的一幕幕活剧——喜剧、哑剧、丑剧和悲剧。我们从那舞

台上认识了主角、配角、丑角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角色，我们为那奇异而又精彩，荒诞而又真实的故事所吸引，所折磨，心灵一阵阵地悸动，思想的海洋不断掀起波澜。于是，我们不再好奇或漠然，我们不能不面对严峻的现实而深深地沉思。

新来的成员

每一个城市都有乞丐精心选择的大本营，或是交通中心，或是风景胜地，或是偏僻地带，或是神秘洞穴。每当太阳洒下橙红的暮色，乞丐们便陆续朝那里集中，铺一领草席，展一卷塑料布，垫一块尼龙袋，抑或用破纸板、黑白布搭一个不挡风、不遮雨的帐篷，宛若茨冈(吉卜赛)部落……

他们真象印度电影《大蓬车》描述的开朗、爽直、豪放的吉卜赛人那样吗？

一个小“拉兹”的奇遇，帮助我们揭开了这个谜。

他叫小王，十六岁，聊城县蒋官屯人。在家里，他是最小的，从小娇惯。因为一点小事，与父母发生口角，一气之下，他从家中偷拿了五元钱跑了出来。

七月的一天下午，他来到了济南长途汽车站。举目无亲，人地两生，往哪里去呢？

他在车站徘徊。

这个上着黄猎装、下着牛仔褲的少年，立即勾起了所有乞丐的注意。

天色不知不觉黑了下来，夜鹰在城市上空飘动。饥饿、孤独和恐惧，使他后悔了，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黄头发的少年（我们姑且叫他“黄毛”）走近了他。

“黄毛”穿着一件雨布样的黑色衣服，肮脏的脸似乎有一个世纪没洗了，只有目光是和善的：“你是哪个地盘来的？”

小王摇头，不作任何答复。

“喔，你是刚出来的。晚上有地方住吗？”

小王又摇了摇头。

“哥们！”对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，“跟我走吧，到我们那儿去吧，保你有吃有住……”

“你，你们……？”

“别怕。我们是要饭的……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，伴儿多着呢。你饿了吧？”

“黄毛”掏出钱买了两个烧饼，一人一个拿在手上吃，然后带着小王往南走。

一路上，不断有人向他们打招呼，背着口袋的，挎着提包的，扛着被子的，拄着拐杖的，全朝天桥方向行进。

天色已有些迷蒙了，城市罩在灯火中。他和“黄毛”来到了天桥的三角花园。

“喏，到了。”

这是一个二百平方米左右的小花园，四边已经坐满了人，黑鸦鸦一片。对面饭店的霓虹灯照着他们，就象一串孤魂。他们中，有老的，也有年轻的；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；有脸上带疤的，也有没破相的；有胡子拉碴的，也有面目清秀的；有身上发臭的，也有干净清爽的；有断臂缺腿的，也有健壮如牛的，有喝得醉醺醺的，也有神志清醒的，有口出狂

言的，也有沉默不语的……当小王来到人群中时，马上便被包围起来，一双双绿莹似的眼睛审视着他：

“小子，你打哪儿来？”

“哥们，多大啦？”

“欢迎呵，兄弟！”

“小爷们，你好哇……”

“爷们！”他惊讶了。他只有十六岁，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，怎么称得上“爷们？”

黑暗中，数不清的手在他身上乱摸。有的摸他的头发，有的捏他的耳朵，有的把酒气喷在他脸上，有的把手伸到他的胳肢窝里挠痒痒，还有的把烟夹在他的耳朵上……

他受到了乱哄哄的但却是热烈的欢迎。他有些惶惑，迷乱，弄不清面前是些什么人。由于疲劳和困倦，他打盹了。一个乞丐挪动了屁股，腾出台阶上一块空隙，于是他把整个身子填了进去。

不少乞丐还在抽烟，红红的火光映照出一张张奇思怪想的面孔。他实在太乏了，不久便进入了梦乡。

一滴露珠落在他的脸上。半夜里，他醒了。四面黑幽幽的，万籁俱寂，只有偶尔驰过的夜行货车，划破夜的宁静。天桥上的路灯，蒙着团团白雾。远处，一只公猫在叫，其声凄厉，使小王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他不由得坐了起来。

噢，-怎么这样空落？入睡前黑压压的人群，不知去向，只有少数老年乞丐，卧在花园中心的石凳上，发出粗重的鼾声。他走了几步，发现介绍人“黄毛”还睡在不远的地方，便放心地回到原地重新躺下。黎明时分，当他起来小便时，又发现三角花园重新人满为患，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